

浅谈《红楼梦》诗词的艺术

作者：甘泉县姚店小学 高红梅 白小青

【摘要】《红楼梦》是作者用一生心血写成的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杰作。它全面地表现了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生活，揭示了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贵族阶级必然毁灭的历史命运。作者为了更生动更深刻地表达主题思想，描绘典型环境，塑造典型性格，展开故事情节，反映社会风俗风貌，以宝玉、黛玉、宝钗三人的爱情故事和人物性格为主线。作者在《红楼梦》中运用了大量的诗词曲赋，作者写的这些诗词曲赋，是前无古人的杰作，应用了很多雅俗分明、五彩纷呈的诗词，才使这部小说取得这样举世无双的成就。如果没有这些诗词，决不会有现在这样深邃而广博的思想内涵和含蓄蕴藉的艺术成就。

【关键词】红楼梦 诗词 艺术 探索

《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杰作。它全面地表现了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生活，揭示了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贵族阶级必然毁灭的历史命运。作者为了更生动更深刻地表达主题思想，描绘典型环境，塑造典型性格，展开故事情节，反映社会风俗风貌，作者在《红楼梦》中运用了大量的诗词曲赋，作者写的这些诗词曲赋，是《红楼梦》整个创作工程的一部分，是完全为了《红楼梦》的创作的需要而写的，而不是相反。

一、《红楼梦》的诗词，完全同《红楼梦》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是不可分离的

《红楼梦》在一定意义上说是诗化和诗体的小说。因为有了这么多的文野悬殊、雅俗分明、五彩纷呈的诗词，才使这部小说取得这样举世无双的成就。如果没有这些诗词，决不会有现在这样深邃而广博的思想内涵和含蓄蕴藉的艺术成就和艺术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没有《红楼梦》中的诗词就没有《红楼梦》。同样，《红楼梦》这些诗词从总体上看，是完全从属于《红楼梦》这部伟大著作的。严格地讲，它没有一般诗词那种独立意义。人们高度评价《红楼梦》诗词，就在于它在表达主题思想、描绘典型环境、塑造典型人物、展开情节等方面，有以白话文为主的小说语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果把这些诗词从《红楼梦》中抽出来，单独的孤立的就诗词本身而评析，其中不少是平庸无聊之作。即无任何思想价值，也无多少艺术性可讲。而正是这些看似平庸无聊的诗作，放到小说的具体情节具体人物、具体环境中分析，是那樣的恰到好处，显示出极强的艺术表现力和艺术效果。简直是化平庸为神奇。例如，元妃省亲时的大观园题咏，不过是模拟唐宋以来兴起的宫廷应制诗。如果离开《红楼梦》单独品评，并无多大趣味。但放在《红楼梦》元妃省亲这一特定的情节中具体分析就不一样了。它不仅生动形象的展示了贾府因贾妃省亲而出现的“烈火烹油，鲜花著锦”的繁荣场面，同时又给后世留下一幅生动而又传神的封建贵族家庭生活的风俗画。每首诗也无不精彩。以贾迎春写的《旷性怡情》诗为例：“园成景备特精奇，奉命羞题额旷怡。谁信世间有此境，游来宁不畅神思？”诗写得空洞无物，没有激情，乏味浅薄，毫无想象力。但诗如其人。这首诗的妙处就在于它恰恰是迎春为人懦弱、缺少主见、逆来顺受、对人缺乏感情的“人格化”的表现。她诗中表现的这种性格特征，在后面搜检大观园、出嫁等情节中得到进一步展现和发展。真是前后紧密呼应、伏脉千里。读过全书回头看，方感十分和谐而不可缺少。细品其它诸人的诗词也无不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在题咏中，宝钗从贾妃改“红香绿玉”为“怡红快绿”中，揣度出贾妃不喜欢“绿玉”，这不单表现了宝钗善于揣度人的心理，迎合众人之意的极有城府的性格，而且通过这个细节，暗示贾妃不喜黛玉，同后来端午节赠礼，独宝钗和宝玉的一样，遥相呼应。成为最终支持“金玉良缘”不可缺少的铺垫。可见，这大观园题咏诸诗，乃是《红楼梦》不能缺少的精彩诗篇和篇章。

二、《红楼梦》中诗词的艺术特点

《红楼梦》中诗词对于《红楼梦》这种功能和特点，不仅同当时流行的才子佳人小说有天壤之别，就是同《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这些名著中的诗词功用也不同。这些小说中也不乏有较好的诗词。“但在许多情况下，则是可有可无的闲文”碰到就跳过去，似乎也没有多大影响。《红楼梦》则不然。……如果略去不看，常常不能把前后文意弄明白，或者等于没有那一部分的情节。“不单如此，甚至根本无法体味《红楼梦》诗词中某些奥妙！象《芙蓉女儿诔》、《葬花词》等，它们传达人物心灵的隐秘活动，表达人物思想感情的发展和升华，是人物性格发展过程不可缺少的链条。是任何别的文字代替不了的。我们欣赏《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的前提一般是不能把它同小说分开来。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有人编辑了一部历代咏昭君诗词选，将林黛玉的《五美吟》和薛宝琴的咏怀古迹中的昭君诗，冠以曹雪芹的名字“入选”。这两首诗在二百多首古今歌咏王昭君诗词中，不仅显得平平，而且如果细读选本中其他诸诗，原是化他人的成句。小说中那种隽永深邃的韵味以及特有的功能全没有了。还有人专门著文评述《红楼梦》中的咏物诗的成就，这些把《红楼梦》诗词从《红楼梦》中抽出来单独赏析研究的作法，都是程度不同的无视或忽视《红楼梦》诗词同《红楼梦》密不可分、它们不同于历代诗人的自作之诗这一艺术特色。

作者为创作《红楼梦》写了这么多的诗词曲赋，是前无古人的杰作，是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现象。这足以证明他不但是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个伟大的诗人，是个写诗的奇才，无愧“牛鬼奇文追李贺”的赞誉。“诗言志”“诗如其人”。他同历史上的伟大诗人不同。李贺那些诗人以自己的“自作”之诗，直接或间接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艺术追求和艺术风格。而曹雪芹创作的大量诗词曲赋都是为了创作《红楼梦》。他的政治理念、艺术思想，均是透过《红楼梦》这部前无古人的杰作曲折含蓄地表达出来的。

三、《红楼梦》作者以独特吟诗论诗来反映人物性格

《红楼梦》就题材而言是一部描写封建社会末期贵族生活的小说。小说中的一些主要人物是生活在大观园这个近乎世外桃源的环境中一群贵族小姐公子。他们锦衣玉食、饴甘膾肥、养尊处优、无所事事。为了打发时光，他们想尽了花样顽耍。饮酒赋诗、赏花对月、吟咏唱酬，便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因此，他们大多数对诗歌的态度自然是顽了。他们的诗自然具有闺阁诗的阴柔婉约的特点。他们这种主张和诗风，正是这些贵族公子、小姐思想性格的一种真实的反映。同时也是当时社会皇族子弟、封建文人，相互吟咏唱酬的社会风俗的再现。曹雪芹这样描写，是为全面塑造表现这些人物思想形像的需要。

《红楼梦》中的人物在吟咏中有时也谈诗论诗。把它作为曹雪芹的“诗论”也同样欠妥。严格地讲，这些“诗论”也无多少独立意义，拿香菱向黛玉谈自己对王维的诗《塞上》的理解为例，这不过是一个还未入门的小学生向自己的启蒙老师首次汇报自己的学习心得。这样的议论和见解在当时的私塾和现在的中学语文课堂上就可以听到。黛玉听了之后说“这话有了一些意思”，这再明白不过的表示出一个启蒙老师对弟子的勉力。——仅仅是“有了一些意思”而已。香菱谈诗这段写得固然十分生动有趣，但是如果把这作为曹雪芹的诗学思想的代表，就犹如把一个书法家儿时的描红拿来当作书法家的作品来研究一样。《红楼梦》中的大量诗论同其诗词曲赋一样，同小说乃是个整体。它表面是谈诗论诗，实则是透过这些诗论写人，写人与人的关系和人的性格，人的兴趣，人的休养爱好等等。香菱学诗活脱脱的画出一个“呆香菱”的艺术形象。黛玉、宝钗、宝玉等人的思想性格，也都在他们的“诗论”中进一步丰满起来。

薛宝钗是《红楼梦》诸人中论诗较多的人，书中直接或间接地写她谈诗论诗的地方多达六七处之多。作者单把她的“命意新奇，别开生面”“作诗不论何题，只要善翻古人之意”的言论选出来，作为曹雪芹的诗学思想的代表和体现。如果仔细研读薛宝钗全部诗论并同她每次谈诗论诗的具体场合、具体人物联系起来综合分析，就会发现她的所谓“诗论”，不过是她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圆滑世故，既讨人喜欢又含而不露地表现自己，处处不失大家闺范的淑女形

象的人格化展现。很难肯定地说她对诗的真实主张到底是什么。例如，在大观园题咏中。她在贾妃面前，称赞连贾妃自己都认为不怎么样的诗是“睿藻仙才盈彩笔”，表示自己再也不敢写诗了；在湘云面前，一会讲“诗题也不要过于新巧”，一会讲“头一件是立意清新”，一会又讲写诗“原为大家偶得好句取乐”；在黛玉面前讲过两次，完全不一样，一次在第四十二回，单独同黛玉讲“就连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一次在宝玉在场又讲“命意新奇”；在众人面前又主张“雅俗共赏”。当她得知湘云听说他们办诗会“急的了不得”，而家里又总有干不完的针黹活时，又说“究竟这也算不得什么，还是纺绩针黹是你我的本等”，用以安慰湘云。在第50回，众人承贾母之命在暖香坞制灯谜，她听了众人制出的灯谜后说：“这些虽好，不和老太太的意思，不如作些浅近的物儿，大家雅俗共赏才好”。这“雅俗共赏”也不是她的本意，让贾母高兴才是她“高见”的真意。最精彩的是在第64回里写的她的谈诗论诗了。一天，宝钗、宝玉、在黛玉处，当她听到黛玉写了几首歌咏“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的诗时，宝钗立可借题发挥。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总以贞静为主，女工还是第二件。其余诗词，不过是闺中游戏，原可以会可以不会。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倒不要这些才华的名誉。

从《红楼梦》前后情节看，黛玉的《五美吟》，恰到好处地表现了黛玉的思想感情，对黛玉形象的塑造起到了其他手段无法起到的作用。自然是十分精彩的。但如果把它放到历代咏昭君诗中评论，算不得“命意新奇”，并且有明显化用他人之诗的痕迹，宝钗引用二人的诗句，又是一石多鸟：除“不经意”地显露自己博学多才、通览古今、对诗词的造诣很高外，实际是讲黛玉的诗并没有“翻古人之意”，算不得好诗，特别是对黛玉关于“红颜薄命”的感叹，持不以为然的態度，也含有对宝玉的驳诘。当然，这一切都是在谈诗论诗中十分巧妙进行的。是在赞“林妹妹这五首诗”“命意新奇，别开生面”的掩饰下进行的。——宝钗知识丰富、言不由衷、思想含蓄、成熟老道的思想性格在这里表现得栩栩如生。可见，这段关于《五美吟》的有关谈诗论诗的描述，不是曹雪芹借机表达自己的诗学思想，而完全是写人，在俩相对照中同写宝钗、黛玉。写黛玉笔轻，写宝钗笔重，甚至可以说借写黛玉而实写宝钗。精彩地体现了“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两牍：“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的艺术风格和特点。

四、《红楼梦》在艺术创作中吟诗论诗是作者表达目的的必要手段

从小说艺术创作的角度看，吟诗论诗自然是不可缺少的精彩一笔。但是，把小说里这些贵族公子、小姐对诗歌的主张看作是作者曹雪芹对诗词创作的一个重要看法，未免缺乏令人信服的理由。这种看法同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本身所揭示的意义相悖。“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其中也包括曹雪芹为了创作《红楼梦》而写的那些体裁多样、文野迥别、用途各异的众多的诗词曲赋。这是何等不易之事！这除了看出曹雪芹的诗词造诣外，也可以看出他写作态度的严肃认真，“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红楼梦》中其他几处“诗论”无不具有这样的特点和性质。这种既含蓄蕴藉又新奇诡谲的高度统一，是《红楼梦》诗词和诗论重大艺术特色，也应看作是曹雪芹的艺术追求。这才是他的真正的思想。——不过，这种思想是尽在不言中——是通过创作实践曲折反映出来的。

综上所述，《红楼梦》是祖国文化宝库中的瑰宝。是一部具有深广内函和高度内涵的奇书，《红楼梦》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文化思想的最高综合和体现。它是从《离骚》以来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刘耕路，红楼梦诗词解析.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序言.

[2]历代歌咏昭君诗词选注.武汉文艺出版社1982年出版.

[3]红楼梦学刊增刊.1997年.

[4]欧阳健,还原脂砚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